

# 突破香港創科發展瓶頸 把握大灣區機遇

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日前全國兩會表示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已經寫入十九大報告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，發展規劃亦會很快出台實施，已經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。他又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指，「這個大灣區搞起來，不得了」。習近平、中央對廣東和香港建設大灣區寄予很高期望。特區政府今年新出爐的財政預算案，大手撥款500億元支援創科發展，特首林鄭月娥更主持督導香港創新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的委員會，這些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訊息。

林龍安  
港區人大代表  
中華出入口商會榮譽會長



## 兩個須解決的樽頸問題

同時，我們要知道，大灣區建設面臨兩個必須解決的樽頸問題。第一，香港和廣東是兩個不同的關稅區，由於歷史的原因，兩地的人員、貨物、資金、信息要便捷流通，仍有障礙，一定要採取措施，既要保持「兩制」的區別，又要減少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阻隔，提高整合效率，產生協同效應。特區政府應盡量減少通關手續，香港的電視頻道應該對內地開放，讓700萬香港同胞可以及時看到內地的電視節目，了解國家經濟、科技和文化的迅猛發展，開拓眼界，更主動融入內地。

第二，香港的科研人才存在短板，特區政府必須在人才輸入政策、勞工條例方面進行調整，使香港成為最自由、最活躍的科技人才薈萃地，形成人才規模效益，使全世界最頂端的人才都願意向香港跑。香港雖已有輸入優秀人才的入境政策，但成效不彰，主要有兩個原因：

其一，審批制度不透明，繁文縟節很多，本港企業

成功引入外地人才的機會很低，感到氣餒，初創企業要引進人才就更難，這種不合時宜的做法應該加以改善；其二，香港科研人才的工資水平較低，其工資待遇僅及新加坡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，香港理工大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，工作了兩三年，工資水平仍然在兩萬元左右，導致大量香港畢業的理工科學生轉行，從事與自己專業不相符的工作。這種形勢不改變，香港產業升級將如蝸牛一樣緩慢前進。

怎樣解決這個問題，值得探討。第一，入境處、勞工處應該鼓勵更多學者和科研人員短期來港交流活動，參加短期工作，凡是與人工智能、生物工程、新能源、新材料、5G通訊技術和互聯網芯片、新藥物等領域有關的科研人員，來港交流，停留3個月以下，不需要申請臨時工作簽證。如果連續兩年進行短期的研究工作，得到香港的大學、研究機構、初創企業的推薦，可以給予臨時身份證，住滿了7年，可以成為香港永久居民。

第二，上述領域的專業人才，如果在香港創業，5年之內不徵收公司利得稅。第三，鼓勵香港的本地財團，投資上述科技行業，購置研究所用的機械、儀器享有免稅優惠，屬下的初創公司，5年之內不徵收公司利得稅。第三，特區政府在大嶼山的東涌一帶，興建科研人才的住宅區，讓其獲得較好的居住環境。第四，獲得臨時身份證的科研人員，可以享受香港的醫療福利，子女可以進入政府津貼的學校讀書。

此外，為鼓勵香港的理工科專才北上發展，特區政府應與廣東省簽訂協議，讓這些人才在內地工作，不必在內地繳稅，仍在香港納稅，香港給予其5年的免稅優惠，並且每月提供4,000元交通津貼。來往珠三角和香港之間的長途巴士，不要徵收過境費用，取消北上工作的青年、科研人員乘搭東鐵線從水上到出入口口岸的「變相人頭稅」，讓其享受較便宜的火車票。

## 成為大灣區金融服務中心

香港還可仿效新加坡，設立公私合營的「香港淡馬錫公司」，專門投資有前景的初創企業，投資額可以定在2000萬元。「香港淡馬錫公司」可以公開招股，政府從財政儲備撥出200億元，社會籌集800億元，為香港的發明創造提供資金，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品，打擊「香港淡馬錫公司」的品牌，吸引世界各地科研人才來港創新創業，令香港成為世界科技人才的夢工場。

香港除了和大灣區融合外，今後更要配合國家「走出去」政策，重點開發東南亞市場，把香港打造成為人工智能、數碼經濟、自動化生產、現代化物流業中心，幫助東南亞的企業提高生產水平，創造新產品。東南亞的企業要升級轉型，擴大生產規模，走向世界，首選到香港集資或者上市。

香港還應成為大灣區的跨境投資併購金融服務中心，任何企業都可來港享受便利的高科技融資服務。長此以往，香港的金融業一定會超過紐約和倫敦。

## 建制派補選大勝意義重大

楊志紅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



今次立法會補選建制派打破了六比四定律和反對派補選必勝的定律，為建制派帶來「零的突破」，這固然是建制派年輕耕耘的成果，也顯示沉默大多數的力量已然覺醒。補選結果還令反對派繼續失去立法會分組點票的否決權，被DQ

的姚松炎敗選收場，再次證明潰誓者失民心，有力地維護了人大釋法和法院判決的尊嚴。過去補選單議席單票制的經驗顯示，建制派要贏很難。例如2000年港島區補選，李柱銘等推舉前大律師公會主席余若薇參選，補選結果是余若薇贏。2007年，立法會港島區直選勝出的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，建制派協調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出選，反對派支持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選，補選結果是陳方安生贏。2016年2月，因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湯家驊辭職，而引發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，公民黨楊岳橋擊敗民建聯周浩鼎。

此次鄭泳舜贏姚松炎，反對派首次輸掉地區補選，為建制派帶來「零的突破」，猶如為建制陣營注入一劑正能量，大大提振下一輪補選的士氣！反對派原先預料能成功奪回分組點票的否決權，然而結果卻出乎反對派意料。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，政府議

案毋須分組點票，但議員提出修正案，就要分組點票。反對派續失分組點票否決權，意味即使他們對建制派提的議案不滿，也無法利用分組點票的否決權進行阻撓。

姚松炎與「港獨」、「台獨」勢力過從甚密，早在2015年「社區公民約章運動」的聯署人簡介會上，姚松炎提出「四公四零」八個重點，其中「四公」之一就是所謂「公民自決」。由此可見，姚松炎比「香港眾志」更早提出「自決」的概念。代表「香港眾志」參選港島區的周庭，因為主張「民主自決」，最終被選舉主任取消(DQ)了參選資格。

另一邊廂，一直盛傳可能被DQ的姚松炎，卻在提名截止日期最後一刻獲確認資格。如今曾因宣誓玩嘢而被DQ的姚松炎敗選收場，未能重返議會，不僅再次證明潰誓者喪失民心，而且證人大釋法和法院DQ姚松炎的判決得到民意支持。

為了堵塞法律漏洞，建議特區政府應再次提出修例，在現行《立法會條例》第39(2A)條：「如有以下情況，某人亦喪失在任何補選中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，新增第(iii)款：「根據《宣誓及聲明條例》第21條而被取消其議員就任資格」，至於應該半年內不能參選還是整個會期內都不能再參選，則由政府提出修例時再作決定。

## 姚松炎敗在自視過高不得人心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在這場補選中，建制派首次實現「零的突破」，在九龍西的地區直選中虎口拔牙取得一席，這場勝仗不但顯示出建制派眾志成城，團結奮戰，更加反映了民意的向背，民心求穩求變，同時亦顯示出姚松炎的自視過高，反對派皆懷鬼胎。九龍西的選戰，正正是反對派內鬥的一個縮影。

九龍西一直以來都是反對派基本盤大於建制派，鄭泳舜要突圍本來不易，這次勝選除了是建制派做了充分部署，地區工作得到市民支持之外，反對派的互扯後腿也是原因之一。姚松炎這次參選本身名不正言不順，因為不敢在原來界別出選，投機地「空降」九西，已經引發不少反對派人士非議。而他在選舉期間一意孤行，走「另類」的選舉策略：輕視傳統的拉票做法，例如洗樓、街站、發動權團等，改為大打宣傳戰，打網絡戰，一味譁眾取寵，更搞出一隊莫名其妙的單車宣傳隊。這些選舉策略好像很新穎、很新鮮、很顯示出姚松炎的「特別」，但其實卻是隔靴搔癢，純粹做騷。

不過，這還不是最重要，姚松炎的最大死因是動員不到反對派的支持者出來。初時，不少人認為姚松炎得到各反對派政黨支持，也得到「自決派」認可，勝算較大。但筆者當時已指出，九西是四戰之地，姚之所得，

其他黨派所失，沒有一個黨派懂得坐大對手削弱自身，因此不可能真心為他人作嫁衣裳。這次結果正引證有關推斷，反對派三大板塊都沒有全力動員。

「自決派」的「青年新政」游蕙禎，一直拒絕為姚松炎助選，原因是她認為姚這次「空降」是「吞食」其「人血饅頭」，同時亦不滿反對派在立法會宣誓一役與其劃清界線。至於「教主」黃毓民，也對上次敗選耿耿於懷，尤其是不滿反對派對其落井下石，於是配合「自決派」的「焦土行動」，發動支持者不出來投票，看姚松炎出醜。其實，姚在選舉前夕都心知不妙，提出設立基金爭取「自決派」，可惜最終都是徒勞。

至於反對派其他大黨同樣是各有盤算，民協馮檢基對於初選大敗餘怒未消，也知道如果姚松炎勝出，等待民協的只有亡黨的結局，於是沒有動員，只是派黨內的二線人物站台，做個樣子。其他大黨表面高喊團結，但其實都知道如果讓姚松炎勝選，他很可能會賴着不走，不會再回到勝算更低的功能組別，等如令反對派大黨失去一席，所以根本不會真正動員。在九龍西基本上以大黨為主格局，大黨的權衡決定了動員能力，姚松炎既是因為個人有問題，也是在於市民對破壞力量的反感，更加因為「盟友」在背後抽刀。不過，這個結果相信是不少反對派人士所樂見。

## 爭取更多市民認同 穩住立法會

李世榮 民建聯中委 新社聯副理事長 新界青聯智庫召集人 沙田區議員



今年「3·11」補選成績確實讓人鼓舞，除了反對派在選票上與建制派的收窄，打破所謂直選「黃金六四比」；建制派也在四席補選中勇奪兩席。當中，鄭泳舜更實現單議席單票制直選上「零」的突破，除了反映建制派只要團結便有勝機，更重要的是反映胡亂宣誓的立法會議員不得民心，以及市民支持DQ不負責任的議員。不過，我們建設力量也不能夠因今次的成績而自滿，以免讓反對派有機可乘，在未來的選舉中捲土重來。

無疑，建設力量取得是次戰果，除了在於上述原因，也緣於反對派的策略性失誤。以往有指投票率在理論

上對建制派有利。不過客觀事實是，建制派是次勝選的選區是三區中投票率最高的九龍西；其次，以新東為例，投票率雖然創近年新低，不過建制派和反對派的票數收窄情況卻不似預期，不能盲目相信投票率低便會帶來勝利的「奇蹟」，而是要繼續努力工作，為市民服務，讓每個市民也為香港站出來，為香港前途投下理性、務實的一票，不要讓反對派有機可乘。

總括而言，反對派在九龍西定必想方設法希望捲土重來。故我們建設力量除了要繼續為國家及香港的前途而保持高度團結，更要做好工作，開拓更多中間游離票，爭取更多市民認同，趕走所有破壞香港及所謂「港獨」分子，真正穩住立法會這座橋頭堡，讓香港保持繁榮穩定。

## 立法會補選「非建制派」得票大打折扣

陳振寧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秘書長

是次立法會補選以約42.7%的投票率結束。在不計算2010年五區補選的情況下，相較以往香港島兩次補選（2000年的33.27%；2007年的52.06%）及新界東一次補選（2016年的46.18%），是次立法會補選投票率偏低。

偏低的投票率的主因很大機會來自「非建制派」表現相對不穩。其候選人未能取回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的得票：姚松炎獲10.5萬票，為換屆選舉17.7萬票的59.3%；區諾軒獲13.7萬票，為22.9萬票的59.8%；范國威獲18.4萬票，為34.8萬票的52.9%。

相比之下，建制派表現相對穩定。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，建制派候選人分別於香港島、九龍西及新界東獲得14.7萬票、10.2萬票及17萬票（只計算民建聯、工聯會及新民黨選票）。是次補選建制派候選人分別於香港島、九龍西及新界東獲得12.8萬票、10.7萬票及15.3萬票，取回87.1%、104.9%及90%。相較「非建制派」，建制派於協調上更能克服派系之間的矛盾、利益衝突等問題。

這裡我們需要考慮的是，「非建制派」選民為什麼投票的積極性較低。有關因素可從整體香港狀況、氣氛的宏觀層面以至個別候選人的微觀層面來分析。

宏觀層面而言，香港經濟狀況較好等，令選民傾向認為沒有迫切性去投票。而且，補選前不久為農曆新年，節日氣氛令各陣營的選舉工程的影響力減弱，未能營造更大的選舉緊張情緒。還有，是次補選為單議席單票制，候選人需要向政治光譜的中間位置靠攏，有別於比例代表制之下激進政治力量能在政治光譜上找到生存位置。若然「非建制派」候選人本身被視為較「激進」，更不利其於單議席單票制下的表現。

中觀層面而言，雖然「非建制派」候選人都針對取消參選資格及議員資格、財政預算案、內地修憲等議題出招，但是有關議題只是短時間內被「炒熱」，後期若隱若現，未能成為動員的焦點。而且，這些議題上，即使是「非建制派」的選民，也未必一面倒支持其陣營的決定及表現，或認為有關議題貼身。

舉例而言，是次補選是因為有政客喪失議員資格所引起，但是此結果之所以出現，是因為這些議員的宣誓在法律上未能過關，這可能令部分「非建制派」選民失望，打擊其投票意願。還有，是次補選中，充斥着大大小小「非建制派」內部的負面消息，令部分



■ 反對派輸在不得民心，圖為選管會進行點票。

選民生厭，選擇不投票。

微觀層面而言，三個選區的候選人各自面對不同的問題：香港島方面，「非建制派」本身擬派周庭參選，但是周被取消參選資格，由知名度較低的區諾軒頂上。在眾多「非建制派」人物和政團的線上線下宣傳、跟對手的激烈爭辯等因素下，區諾軒於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快速提高知名度，取得部分「非建制派」支持者投票，也不容易；其於選舉期間被揭發曾焚燒基本法，難免令到部分溫和反對派選民對其卻步。

新界東方面，本身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范國威被指跟「本土派」之間的關係一般，部分「本土派」更宣揚「焦土策略」，令范國威最終只能取得18.4萬票，遠低於2016年新界東補選中梁天琦與楊岳橋合共取得的22.7萬票。

九龍西方面，姚松炎最終敗選，原因是他作為「空降」、無政團背景的候選人，並不像區諾軒及范國威本身為區議員，更需要強而有力的地區組織支持。但是姚氏的選舉重心被指更多放於線上，未能很好地展開地區工作。更甚的是，「非建制派」初選的討論，引起馮檢基與「Plan B」的爭議。雖然馮氏於選舉期間曾為姚氏助選，但是對馮氏的支持者而言，印象更深的則是初選的矛盾，即使權衡盡力拉票，也無助扭轉選民的投票意願。

總的而言，建制派於補選的地方選區取得一席，反映其更團結、動員能力更佳。是次選舉結果令「非建制派」陣營以至支持者瀰漫一定的悲觀情緒，這會否令稍後的立法會補選出現「鐘擺效應」，令人關注。

## 預算案與民共享措施保守

鄧開榮 新社聯副理事長



現屆政府首份財政預算案出爐，在財政盈餘高達1,300億、財政儲備過萬億的情況下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無論在投資未來和「派糖」方面，都可謂有足夠「彈藥」出招，而今次預算案也打破以往公共開支佔GDP比例一般不超過20%的「金科玉律」，達到21%，以回應社會和經濟需要。

特區政府採取具持續性發展的長遠規劃，包括大手筆為創科新興產業提供有利條件，強化傳統服務業發展、提升教育質素，以及加大投入醫療體系服務等，都切實地為香港未雨綢繆，總體值得肯定。不過，在車房「水浸」下，政府依然「錫住荷包」，未有推出更多還富於民、紓解民困的措施，難免令普羅市民，尤其是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基層大失所望。

千億元和超過一萬億元儲備，絕對有條件與熊掌兼得，既可加大力度投資未來，也可透過即時派糖派錢，舒緩低下層燃眉之急。

為博掌聲而胡亂派糖當然不負責任，但正如新社會聯的建議，假如向每名香港市民一次性派發至少3,000元，這約200多億元的支出，既不影響長遠投資，也可與民更好地共享財富，避免不同階層人士成為「漏網之魚」，又何樂而不為？盼望特區政府能充分聽取民意，盡快制定更多短、中、長期惠民措施，真正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，締造和諧社會。

### 小啓

本報昨天A13版文章《反對派倡派錢 阻政府投資未來》，提及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就有20億元是用來在『河套區』做土地平整工程」，經核實後有關金額應為200億元。特此更正。